

# 闽南“念四句”里的祝福

■曾剑青

在我闽南老家的记忆里,总有一个声音格外洪亮且喜庆——那便是村里“念四句”的能手阿海叔的嗓音。这“念四句”,是闽南语地区独有的语言瑰宝,四句七言,朗朗上口,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与劳动中凝练出的智慧结晶,是对人生重要时刻最直接、最真挚的祝福与总结。它如同一部活的民间百科全书,分为婚嫁、乔迁、寿诞等诸多门类,将生活的苟且与远方的诗意,都融进了这抑扬顿挫的乡音里。

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堂哥娶新娘的那天。院子里张灯结彩,人声鼎沸,但最引人瞩目的,还是被众人簇拥着的阿海叔。他其貌不扬,可一旦开口,便成了全场的焦点。

新娘的婚车抵达门口,堂哥牵着新娘的手走下车。阿海叔立刻迎上前,声音洪亮地念道:“新娘入门厅,好人来相逢。家内事事顺,翁某(夫妻)有感情。”

接下来的“拜堂”环节,新人向高堂父母奉茶。阿海叔在一旁又念:“手捧甜茶讲四句,新娘好命荫丈夫。孝顺父母真可取,家庭和睦

万万岁。”这四句,则将祝福的维度从夫妻延伸至整个家族。

最有趣的当数“入洞房”时刻。阿海叔跟着闹洞房的人群挤在门口,用带着几分诙谐的语调高声唱和:“双人枕头齐齐,双人眠落(睡下)笑咪咪。今日洞房花烛夜,明年抱团(儿子)来相找。”

众人哄堂大笑,新郎新娘羞红了脸。这直白而热烈的祝福,剥去了所有华丽的辞藻,直指生命延续这一最本真的喜悦。一个新家庭的建立,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,更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始。他们将是社会的新细胞,在未来的风雨中相互扶持,共同经营。这些“念四句”,正是用最乡土的方式,表达了对这颗“社会细胞”能否和谐共融、生生不息的最殷切期待。

“念四句”的魅力,不仅在于婚嫁的喜庆,也在于其他人生重要时刻的见证。我家那年乔迁新居的情景,同样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还是一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,家里虽盖起了新楼房,但内里陈设简单。来祝贺的乡亲们,大多也只是带着一挂鞭炮、几个鸡蛋或一把自家种的蔬菜,情意远重于礼

物。然而,当阿海叔空着双手,笑呵呵地出现在大门口时,我父母却露出了比收到任何厚礼都更开心的笑容。因为他们知道,阿海叔带来的是无价的“口头彩”。

果然,阿海叔站在崭新的大门内,环顾四周,气沉丹田,朗声念道:“吉日良时来入厝(乔迁),双手开门展宏图。瑞气绕门万事通,入厝代代出贤人。”霎时间,整个新屋仿佛都因这几句话而变得更加亮堂,更有生气了。

走进客厅,阿海叔又指着空荡荡的屋子,念出了另一段经典:“新居落成真光昌,财源广进泊泊(源源)来。贵人来相助,小人闪一边。”阿海叔的“四句”就像一支画笔,为我们这个尚且简陋的新家,描绘出了一幅未来富贵满堂、人才辈出的美好蓝图。他的到来,让这场乔迁之喜的仪式感与精神内涵达到了顶峰。

在每一个“念四句”响起的时刻,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语言的韵律之美,更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真挚、朴素的温情。这一句句乡音,是祝福,是智慧,是文化,更是我们闽南人世代相传,融入血脉的乡愁与根脉。

## 女婿汤

■陈德进

在闽南山乡腹地的安溪古镇湖头,制作炕蛋汤是很多为爱操心的家长们,所必备的厨艺技能之一。因为这道获名女婿汤的菜品佳肴,不仅仅在于其技艺本身的难易,更多关乎每一个家庭当中,子女们一生的幸福。

在奉行父母之命的年代,富有聪慧细胞的父母,并不会轻易将自己的心头肉,全然交由夹带天花乱坠私货的媒妁之言。当辨析媒人的言辞之后,倘若还有心动的意愿,男方就会择日到女方家中来“对看”。婚姻不自由年代,男女青年间的“对看”流程,在古镇当地,由一道炕蛋汤上不上场,来进行自由抉择。

这一道美食,扎扎实实的“诚”意满满,不混杂一点点的暗箱操作。男方来人,女方家若是奉上炕蛋汤,那就意味着认可,若是迟迟不见炕蛋汤,那必定是情不投、意不合,男方只能识趣离开。同样的,若是男方小伙子也看对眼了,那就以动筷为号,吃多吃少、主随客便,此举业已表明可以“进一步说话”。一汤定终身,汤入身而情入心,这一传统表达方式,在文化古镇的相亲市场中广为流传,一直延续下来。

制作女婿汤其实很简单,重点在炕。将备好的五花肉,切成小块,剁成肉末。择回的葱白,细细切碎,和着油腻丝滑的肉末,一起落盘。再散入适量的八角、胡椒粉、盐、味精。接着,打入若干的鸭蛋。一番搅拌,待一干料头相互交融在一起,再一勺一勺地勾入温度适中的锅中,盖上锅盖,文火慢烧,八到十分钟,即可出锅入盆。最后,抓一把切好的芫荽,以天女散花式,漾在汤面上。一道女婿汤,也就正式出炉。

有经验的煮夫或煮妇们清楚,要“炕”好这一锅汤,重点在于肉蛋混入水的温度,必须死死拿捏在八十到八十五摄氏度之间。他们深知,若水温高了,肉蛋泥就会散在锅面上,花得一塌糊涂、形神俱散;若是低了,肉蛋泥则直沉锅底,暗无天日。

现在,在古镇湖头以及闽南山乡许多地方,有很多不相亲的,或过了相亲季的人们,同样对女婿汤青睐有加。这些闽南山乡的现代老饕们,为了增加汤水的鲜度,往往还会加入豆芽等菜品,来增强这道菜的鲜度和美味度。大家品着女婿汤,手机里循环播放着闽南语《陈三五娘》的音乐故事。这也许是对一见钟情的温习和向往。

一碗女婿汤里,佐料不多,但盛着暖暖的爱情。一碗女婿汤,不好做,需要在之后长长久久的相处中,相互包容、相互融合,哪怕有火的炙烤,哪怕有水的侵袭。这应算是,炕蛋汤流传闽南山乡长盛不衰的缘由吧。

## 闽南婚俗“上头”：一梳定终身的成人之仪

■陈和深

闽南这方水土,山含情水带意,祖辈传下的婚俗,像老茶般越品越有滋味。“上头”礼,不是花架子,是闽南人的成人帖,更是婚姻开篇的吉祥符,每一步都藏着祖祖辈辈的心意。

等择好的吉时一到,穿红袄的新郎、披红裙的新娘,各坐厅堂的老红木椅上。椅脚绕着红绸带,案上红烛烧得旺,映得两人嘴角带笑,耳根却红——今日过后,后生家要撑起一个家,查某因要做他人妻,这仪式,就是已长大成人,实实在在在烙在身上。

厅堂中摆的梳妆台,早被族里阿婆拾掇得齐整:和合梳是老檀木的,梳齿磨得比棉还软,不勾头发;银簪子坠着碎珠花,手一碰就晃悠悠;红头绳要缠三圈,一圈顺,二圈安,三圈和,都是阿婆连夜理好的,木梳带着樟木箱的香,满是过日子的实在气。

“上头”的师傅,得是族里辈分高、口碑好的长辈,他先对着新人拱拱手,才从托盘里拿起和合梳。

先梳新郎。长辈的手按在他发顶,一梳从额前梳到后颈,嘴里用闽南话念起四句:“梳头梳一完,生子传孙中状元!”檀木梳蹭过头发,沙沙响里全是长辈的疼惜。二梳往两边分,四句又起:“梳头梳一双,生子传孙做相公。”三梳拢住发尾,长辈的声音沉了些:“三梳家和睦,夫妻共扶持!”梳梢在发尾顿了顿,像是把满屋子的祝福都扎进他头发里。



(视觉中国)

再梳新娘。姑娘垂着眼,一梳顺发,闽南话的四句软乎乎的:“梳头梳一起,红凉伞金交椅!”梳子滑过发丝,带起姑娘头上茶籽油的淡香——那是阿母前一晚特意为她抹的。二梳盘发,长辈捏着银簪子,慢慢往发髻里插,念道:“梳头梳一对,千年姻缘万年富贵!”银珠花在发间晃,映得姑娘脸颊红得像胭脂。三梳定发,长辈手上稍用力,四句也添了郑重:“三梳情不散,百年共枕眠!”这一梳梳得紧实,像把她和新郎的缘分捆得牢,新娘睫毛颤了颤,眼里泛着光,有对阿母的不舍,更有对往后小日子的甜盼。

“三木梳二凤篦”“上头”一完,新人起身,对着长辈、亲友深深作揖。掌声哗啦啦响起来,长辈们拉着新人的手,嘴里念叨着

“早生贵子”“岁岁平安”,句句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。

这时,空气里都飘着红糖糍粑的甜香——那是族里阿婆们一早蒸的,等着仪式后分给大家沾喜气。

如今日子不一样了,婚礼有的简了流程,有的换了新样,但闽南人“上头”这礼,大多还守着。这哪是简单梳个头?是老辈人用乡音、用手势,把对日子的认真、对婚姻的敬畏,手把手传给后生;是新人从孩子变成大人的一道坎,跨过去,就知道要扛起责任,跟另一半好好过日子。

一把和合梳,三梳定终身。闽南的“上头”礼,就这么带着茶油香、檀木香,守着老规矩,把日子里的平安、顺遂,一代一代往下传,传得扎扎实实,传得有滋有味。

